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ANNA
KARENINA



安娜·卡列宁娜

上

[俄] 列·托尔斯泰 / 著

智量 / 译



译林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АНА
КАРЕНАА

安娜·卡列宁娜

上

[俄] 列·托尔斯泰 / 著

智量 / 译

译林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安娜·卡列宁娜

下

[俄] 列·托尔斯泰 / 著

智量 / 译

译林出版社

译 序

—

列夫·托尔斯泰（一八二八—一九一〇）是十九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天地中最后一座也是最为高大的山峰。在对全世界文学有巨大影响的俄国文学中，他是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深远，地位也最崇高的作家。他是人类文化史上少数的巨人之一。

在托尔斯泰全部作品中，《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是三个里程碑，也是他的三部代表作。《安娜·卡列宁娜》在这三部代表作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它是三部巨著中艺术上最为完整的一部，并且体现着托氏思想和艺术发展道路的过渡和转变，可以称之为代表作中的代表作。现在，我能把这部译本呈献在读者面前，感到非常快慰。当然也很愿意借这个机会向读者谈一谈我对这位伟大作家和这部伟大作品的粗浅的认识和感受。



二

托尔斯泰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在一个贵族地主家庭，他的一生是充满激情、充满矛盾、不断追求、不断探索的一生。他自幼热爱劳动，在与农民和自然接触中初步形成自己世界观中某些重要的基础，十八岁时他放弃大学学习，回家致力于改善农民生活，但因他身为地主，主观与客观上均困难重重。十九



世纪五十年代初，他毅然投军，去高加索作战，企图深入生活，进一步了解人民。这时他开始写作，并一举成名。这时期在《一个地主的早晨》等作品中，他提出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问题。一八五七年他赴西欧考察，对西方文明中阶级压迫的一面深感厌恶，这种情绪表现在短篇小说《卢采恩》中。回国后他致力于在他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内为农民办学，想以此找到社会的出路，后来又为此再次出国考察。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时，他因为维护农民利益而遭到宪兵的搜查。在六十年代，当他三十五岁至四十岁之间，基于自己对人民在历史中的地位的思考，他写出不朽的《战争与和平》。我们面前这本深刻反映出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也反映出作家自身思想的矛盾与发展的《安娜·卡列宁娜》是七十年代中期写成的。他的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是在八十年代他写作《复活》的时期，这时，他毅然放弃贵族立场，成为俄国千百万宗法制农民的代言人，誓与政府和教会为敌。这一阶段中他除《复活》之外还写出了《伊凡·伊里奇之死》、《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等作品，强烈控诉黑暗社会，也表现出他在自己思想深处严肃的探索和深刻的矛盾。这时他的“托尔斯泰主义”如宗教教义般传遍各地，他已经是一位名扬全球的伟人，但他为贯彻自己的信念，坚持进行种地、制鞋、劈柴等体力劳动，而他却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奢华的贵族地主家庭环境中。他的妻子为他准备素餐的花费，并不比给他吃肉食更省钱，他身着粗布长衫和草鞋坐在宽敞的餐厅中吃蔬菜和米粉团子，而身后侍立的却是穿燕尾服的仆人。他陷于一种难以自拔的苦闷中。这一时期心灵深处痛苦的追求，反映在《克莱采奏鸣曲》、《魔鬼》、《谢尔盖神父》等作品中。这时他的名声与影响日益增长，俄国一位反动文人当时曾说：“我们有两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和托尔斯泰。尼古拉二世对托尔斯泰束手无策，托尔斯泰则能够动摇尼古拉二世的宝座。”一九〇一年当他七十三岁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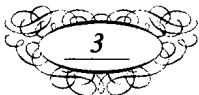
东正教教会开除了他的教籍，而这只是更加扩大了他的影响。一九〇八年全俄国对他八十诞辰的庆祝活动成为俄国各派政治势力的一场斗争。而声名显赫的托尔斯泰仍在自己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和不断的探索。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在经历长期剧烈的思想矛盾和家庭冲突后，托尔斯泰手执木杖，冒着漫天风雪走出家门，他要去寻求思想的出路和灵魂的安宁。然而他力不从心，数日之后，客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终年八十二岁。这位复杂而又单纯、现实而又浪漫的伟大人物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

三

文学是写人的。通过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的行动、情感、心理、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使读者了解了社会，也进一步了解了自已。一部好的作品能在它所描写的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之中，表现出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种种方面，并提出种种的问题来。任何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在文学中如果不是通过写人而提出，都不能深入读者的心。我们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如果不从分析人的形象入手，也不能让读者深刻地了解到作品的主题思想、时代背景和社会意义等等。



《安娜·卡列宁娜》中的中心人物是安娜·卡列宁娜本人。她的丈夫卡列宁，她的情夫伏伦斯基，是与她相关的两个重要人物；通过她的哥哥奥勃隆斯基这个关系和桥梁，她的生活圈子和另一个生活圈子相联系。奥勃隆斯基的妻子的妹妹吉蒂，以及吉蒂的丈夫列文，是另一个圈子中的主要人物。这两方面的人物加上与之相关的其他人物，共同组成一个大约一百来个人物的形象体系。作家利用这个庞大的体系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动而深刻地写出了十九世纪中叶俄国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期，也就是作家所谓的“一切都翻了一个身，刚刚有个安排”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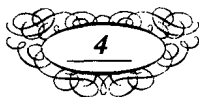


的社会生活面貌，提出了这个历史时期俄国所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道德、教育、妇女、儿童、城市、农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表达了他本人的许多观点。

让我们来对几个主要的人物做一些分析。

安娜·卡列宁娜是一个外表美丽、情感真诚、内心世界丰富、充满生命活力的年轻女人。她由家长做主嫁给了比她大许多岁的彼得堡官僚卡列宁为妻，多年来安于贤妻良母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她和风流倜傥的年轻军官伏伦斯基相遇而坠入情网。她因私情怀孕，虽切齿痛悔，又大病一场，但还是弃家出走，依伏伦斯基而生。她所面对的是整个上流社会的敌意，她奋勇反抗，然而好景不长，终于与伏伦斯基的感情出现裂隙。最后，她走上自杀身死的道路。杀死她的当然是那个她生活在其中的，包括她的丈夫、她的情人和自己在内的上流社会。安娜的命运是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其他所有情节、关系和人物都与她相关，都为表现或衬托她的形象而服务。安娜的命运是那个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下女人的共同命运，即使是书中所写的得到了幸福的吉蒂，她如果有胆量和有必要对社会反抗，她也会得到这样的命运。尽管作家力图从宗教的和宿命的角度描写安娜的遭遇和结局，尽管安娜本人性格和教养中也带有她的缺点和弱点（作家丝毫没有把这个人物理想化，而是极其真实地写出了她性格的全部复杂性），但是每位读者都会感到，她是那整个社会制度和观念体系的在劫难逃的牺牲品。

托尔斯泰为《安娜·卡列宁娜》所设定的主题是“家庭的主题”，他原想要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一种女人应该只在家庭中做贤妻良母的观点，但是安娜的遭遇却实际上大大超越了这个主题，而提出了一个带有深刻人性意义的妇女解放的问题。对于安娜命运的解释，作家的构思原本局限于一种宗教的宿命论（请读者注意这本书的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以及安娜在作品开始



时见到火车压死人而最后自己也死于火车轮下。),然而作品的客观意义却大大超越了作家本人的意愿,变成了对那个不平等的社会的强有力的控诉。

安娜的内在品格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普希金的塔吉雅娜(托尔斯泰的确是在普希金的直接启发和影响下想到要写这部作品的),但是作家却在安娜身上对塔吉雅娜的品格作了新时代下的新的阐发。塔吉雅娜是要从一而终的,安娜则要拚死去追求幸福。塔吉雅娜压住自己内心的激情,不得不屈从于上流社会的清规戒律,安娜则宁可遭社会唾弃,也要过上真正的女人的生活。安娜所遇到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远远胜过塔吉雅娜,因此安娜的性格也显得更加丰富多采。安娜这个形象出现以后,俄国文学中没有出现过比她更丰满的女性形象。在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中,安娜也是最丰满、深刻和高大的。她比《战争与和平》中的纳塔莎开阔,比《复活》中的卡秋莎深邃,她毫无疑问是世界文学史上至今尚未被超越的最美的女性形象之一。



作品中许多精美绝伦的场面都是属于安娜的。赛马、安娜探望儿子、安娜出现在剧院中、安娜之死……等等,都是百读不会生厌的篇章。作品中即使没有安娜在场的场面,其真正的主人公仍是安娜,那些事件,那些人物的言语和行动,莫不直接或间接与安娜相关。

康斯坦丁·列文是这部作品中居第二位的重要人物。作家企图通过这个形象表达他对当时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许多问题的批判性看法。作家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他的这个目的。列文这个形象虽是带有作家赋予的表现作家本人思想观念的任务,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它仍是完整的、真实的、有说服力的。列文为人坦直真诚,他勤劳、朴素、有理想、有追求,他力图达到自己个人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他和社会在许多方面发生着冲突,他是书中最能够体会那个“一切都翻了一个身”的社会和

历史时代特点的人，也是一个内心最为苦恼的人。书中所提出的每一个重大问题，几乎都和列文的思考有关。为了寻求解决自己思想中的矛盾，他苦恼到了要自杀的程度。这个形象无疑带有极大的作家的自传性，它反映出作家对那个资本主义刚刚在俄国兴起的时代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深刻的注意和自觉的责任心。在托尔斯泰全部创作中有一个探索性的主人公系列，《童年、少年、青年》中的伊尔倩涅夫、《哥萨克人》中的奥列宁、《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和别素号夫、《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都是这样的人物，列文形象是这一系列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读者必须注意到列文这个人物所思考的问题以及他的观点和思考方式的局限性（比如说他处在他的时代却丝毫看不见新生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列文决不是圣人，唯其如此，他才是一个艺术上真实的形象。同时，列文这个人物也不等于托尔斯泰，虽然他带有极大的自传性。托尔斯泰本人的思维世界和情感世界比列文要宽广得多，复杂得多。

作家通过列文形象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中，对劳动的看法问题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托尔斯泰认为，劳动是人生一切乐趣的源泉，劳动使人的精神崇高、品质善良、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这种与托尔斯泰的自然观密切相联系的观点是托尔斯泰思想体系中健康的一面。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作家在这方面的局限性。《安娜·卡列宁娜》中对俄国农村劳动景象的描写带有相当大的理想化成分，并且，他歌颂劳动的快乐，却让劳动者不顾及劳动的成果最终归谁享受，这显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不过，由于作家忠实地坚持着现实主义，他仍然客观地写出了劳动的艰苦和劳动人民可怜的生活状况，以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隔阂。

列文的两个哥哥科兹内舍夫和尼古拉的形象，以及由他们而引出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使得作品的生活面大大扩展，科兹内舍夫

的圈子是知识分子的圈子，尼古拉的圈子是下层人的圈子，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展现着那个“翻了一个身，刚刚有个安排”的动荡复杂的现实生活。同时，这两个形象也是在衬托着列文形象。他们所过的生活和他们所思考的问题，和列文在农村大自然中的生活以及列文所考虑的人生和俄国现实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相比，都显得浅薄，虽然他们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一个几乎是个乞丐。

列文去看望安娜那场戏在全书中有着突出的重要意义。托尔斯泰所塑造的两个理想人物在长久的隔河相望中终于相遇了。这里迸发出的，是两个美好的灵魂撞击的火花。

伏伦斯基是彼得堡贵族青年的精英，他英俊、大方、有财产、有前程，比起上流社会和他周围的那一伙年轻人来，比起他所接待的那位外国贵族王子来，他的确高出一筹。他是安娜在她的生活圈子里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能满足她感情需要的情人。但是他在精神上远比安娜贫乏。他可以说自始至终未能进入安娜的世界。安娜对于他，说到底只是一个漂亮迷人的、可以满足他情欲需要和上流社会虚荣心的女人。这是他们不能最终融合的根本原因。书中所描写的他们在意大利与画家米哈依罗夫相遇，以及为安娜画像的几节，在艺术上出色地写出了这一点。但是托尔斯泰并没有把伏伦斯基这个人物写成一个漫画式的丑角，而是把他放在了他所应有的内心和外在的位置上。这使这个形象有了最大限度的说服力。在和安娜的相处中，他受到安娜气质品性的影响，他被安娜大大地提高了，但是仍不能突破自身而达到与安娜并肩而立的地步。但是，如果把安娜之死完全归罪于他，这也不十分公平。他不能把自己全部的生活都交给一个女人，这在他也是理所当然的。他还要在那个社会生存下去，安娜敢于向社会挑战，而他是怎样也不敢彻底这么做的。到头来，他厌倦了安娜如火如荼的爱，他感到这种爱是“沉重”的、“阴沉”的。即使安



娜在她垂死挣扎时还自己以为，“他不敢不爱我，不能不爱我！”，但是这也不能改变她所面对的现实。作家通过安娜与伏伦斯基这个人物的关系写出了安娜命运和遭遇的主要情节，这是伏伦斯基形象在这本书中的基本地位和作用。同时作家通过这个形象也暴露和批判了社会。

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在这本书中是一个旧观念、旧制度的代表，也是一个被功名利禄磨去了人性光彩的人。他和安娜之间不仅有着新旧两种社会力量的矛盾，而且也有着人性与非人性的矛盾，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即使不出现一个伏伦斯基，他们终究也是要发生裂痕的，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略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在某些情况下，他也有他自己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当他感情冲动的时候，他的某些人性的残迹也会表现出来，从而让我们感觉到他也是一个实在的人，不是一个官僚机器概念的图解。比如安娜生私生子的那个场面。这些地方显示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性。我们在这个人物身上所见到的残酷、虚伪和僵硬，往往正是他的阶级、阶层和他的环境在他身上的体现。从他自己来说，那样想和那样做未必不是出于真诚的人生信念和处世原则。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为他为人处世的许多极其恶劣的行为辩护，不妨说，他在许多时候，是一个真心实意的坏人。卡列宁这个形象在这部作品中和伏伦斯基一道起着为安娜形象的展开布置环境的作用，当然也起着暴露社会的作用。

吉蒂这姑娘美丽温柔，天真善良，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不乏这样的形象。她即使有点平庸和浅薄，也讨人喜欢。托尔斯泰所醉心的“家庭的主题”在安娜身上没能展示出来，倒是由她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她体现着的毕竟是一个较为狭小的世界。她把全部身心用于生一个孩子，造一个舒适温馨的小窝，连她的丈夫列文（他爱她爱得发狂）都从她婚后热衷于家务的样子感觉出一种细琐和渺小来。有几个有关吉蒂的场面写得很美，比如她



和列文两人用笔交谈，各人只须写出一句话中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便互相心领神会，这时她红着脸承认头一次没答应列文的求婚，是自己的过错……；那天黎明时分，在田野中，她坐在马车里，睡眠惺忪地远远望见了列文……；当列文穷途潦倒的哥哥临死时，是她给了他最后的人生安慰……；她在倾盆大雨中和保姆两人护卫着孩子……。托尔斯泰无疑是要把她写得美上加美的，但是却局限于他为她所设定的位置和高度。和安娜相比，如果说她是一株美丽的小树，那么安娜便是一座森林；她是一个宁静的河湾，安娜便是大海；她是一只玲珑的金丝雀，安娜便是一只端庄高贵的天鹅——那鸟中之王。作者让吉蒂这个形象在作品中承担着体现自己妇女观念的任务，做是做到了，但却把自己妇女观的弱点暴露无遗。吉蒂形象的另一个任务是作为安娜形象的陪衬，这一点在艺术上也很好地达到了目的。吉蒂陪衬安娜，而另有一个形象又用来陪衬吉蒂，那就是瓦莲卡。这是一朵失去青春和生命活力的褪了色的小花，和她相比，吉蒂又显得多么光彩照人。



朵丽是吉蒂的姐姐和安娜的嫂嫂，她算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了。作家的确通过她尽情地发挥了他构思中的“家庭的主题”，写出了母性的崇高、美丽和伟大，但也客观地、越出自己观念界限地表现出一个只会做妻子和母亲的女人，活得多么狭隘和可怜。朵丽认为安娜的生活态度中有“不道德”的因素（比如安娜不要再生孩子），但是她不由自主地要羡慕安娜所享受到的爱情。她去看望安娜途中在马车上的那一段自思自叹，说明安娜勇敢追求幸福的行动在社会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奥勃隆斯基这个人物是托尔斯泰的一大成功。一个形象在一部作品中承担如此众多的功能，这在世界文学史上还不多见。在他奢靡荒唐的生活方式中，我们看见了贵族阶级的没落。他身为贵族，血管里流着留里克王族的血液，却不得不向犹太新贵资本

家乞怜，坐在人家办公室门外屈辱地等几个钟头，只为讨得一个钱多点的位置，这一段描写中所暴露的生活本质和时代特征，决不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之下，说明托尔斯泰到底是托尔斯泰。从作品的艺术结构上，奥勃隆斯基这个居中联系的形象所起的作用得到历来评论家的赞扬，托尔斯泰自己也为此得意过。

在《安娜·卡列宁娜》中的众多形象中，还应该一提的是那个买奥勃隆斯基树林子的商人梁比宁的形象。这个人契诃夫《樱桃园》中那个洛帕兴形象的先导。今天他用低价买下贵族败家子奥勃隆斯基的树林子，再过几十年，就该由他所繁衍出的子孙洛帕兴举起斧头来砍倒贵族阶级的庄园了。托尔斯泰在梁比宁这个人物身上写出了在征服贵族阶级这个阶段，资本家的贪婪和他们身上人性的扭曲。但是作家却指不出生活前进的更远大的方向来。梁比宁这个形象在许多细节上，是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那个历史时代下，新兴资产阶级分子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性的。

《安娜·卡列宁娜》通过这个庞大而又精巧的现实主义艺术形象体系，高度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并且极其深刻地提出了许多重大的问题。现在，当我们谈过以上这些主要的人物以后，我想，读者朋友们想必已经对《安娜·卡列宁娜》的主题思想，它所反映的时代生活特征以及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了个初步的印象。《安娜·卡列宁娜》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从上述的人物故事中我们已经知道，托尔斯泰原先所设定的“家庭的主题”已经远远被他自己的作品突破了。《安娜·卡列宁娜》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俄国（以及全人类）在由封建主义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中的历史的、时代的主题，社会的主题，妇女解放的主题，或者说是人性解放的主题。

四

让我们再来简略地谈几个《安娜·卡列宁娜》的艺术上的问题。我想简略谈到的是心理描写、对比手法、艺术细节、风景描写，和抽象思维方式的利用等几个方面。

心理描写是形象塑造的必要手段，而托尔斯泰却以他独特的、使人的心理状态与作品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密切结合并随其发展的描写方式而与众不同。托尔斯泰善于多层面、多角度、全过程地描写人物心灵深处的矛盾、变化、发展和探索。这就是一百多年来人们一再谈论的他的“心灵辩证法”。《童年、少年、青年》中伊尔倩涅夫内心状态的发展，《哥萨克人》中奥列宁对于个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考虑，《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保尔康斯基躺在战场上的反思，纳塔莎在月下窗前的遐想，《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的痛苦思索和断然转变，都表现了他的这种“辩证法”的特点。都是使形象获得不朽生命的艺术表现手法。假如读者有兴趣，不妨拿这种“辩证法”和其他俄国作家如屠格涅夫那种三言两语隐隐带过的瞬间心理活动描写，或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痉挛而狂乱的变态心理描写做一番比较，将更能体会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独特的魅力。

《安娜·卡列宁娜》是作家这种“心灵辩证法”的大展现和大汇合。在这部伟大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每一个主要人物的心理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卡列宁从安然平静的家庭生活忽然陷入妻子与他人私通的尴尬境地后，他内心世界的复杂状况；伏伦斯基一旦与安娜相遇，他整个生活、事业、前程、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心理变化；列文在他追求吉蒂失败，到他终于求婚成功，又结婚成家、生儿育子的过程中，在他力图把他的农场办得出类拔萃，而又处处遇到种种和自己理想相左的困难并极



力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在他苦思冥想，探索人生真谛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复杂的内心活动；吉蒂从她最初迷恋伏伦斯基到她成为列文爱妻的艰巨经历中所体验的心理发展，……都是托尔斯泰这种“心灵辩证法”的妙笔。而《安娜·卡列宁娜》中最为激动人心的心理描写，莫过于安娜·卡列宁娜本人的心理发展和变化。

伏伦斯基在安娜生活中出现给她心灵世界带来了震荡，随着他们感情的发展，安娜的心理状态出现种种复杂的变化。她体验过偷偷当一个情人的甜美和紧张，品尝过生私生子的痛苦和与死神相见的恐怖，经受过忏悔、认罪、再反悔、再决心私奔的挣扎，享受过与伏伦斯基相伴出国旅行的幸福舒畅……到后来，她陷入死路一条的绝望中，不得不投身在火车轮下。而在她临死以前的那一段时间里，她的心理状态达到了空前复杂的程度。在这部作品的第七部最后几节中，托尔斯泰对安娜临死前的变态心理，做了极其详尽的出神入画的描写，这段描写是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范本，也是世界文学史上难以超越的篇章。

安娜临死以前反常心理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是猜测、怀疑和误解。这时，她不信任任何人。她怀疑伏伦斯基和索罗金娜幽会，怀疑对她真心相爱的吉蒂和朵丽看不起她；她的思想行为处处走向极端，觉得她“从来没像恨伏伦斯基这样恨过任何人”，决心要用死来报复他，一会儿跟他大吵大闹，一会儿又低三下四地向他认错；她突然有了许多错觉，一会儿好像见到了儿子谢辽沙，一会儿好像伏伦斯基在亲吻她，一会儿又听见伏伦斯基在说粗鲁的话；她忽然梦见一个小老头儿在敲一块铁板；她莫名其妙地恐惧，不敢一个人呆在家里；她竟会忘记自己梳过头发没有，忘记自己身在什么地方；她茫然不知所措，烦躁不安，胡思乱想；她忽然想起她十七岁时跟姑妈去朝拜三圣修道院的情景；她一反常态，满怀恶意地对待别人，故意在吉蒂面前说，“你丈夫


来找过我，我非常喜欢他。”并且明知自己是不怀好意；她忽然热衷于梳妆打扮，心想只要打扮得漂亮了伏伦斯基就不会丢弃她；她一会儿决心去死，一会儿又自言自语说，“不啊，怎么都行，只要能活着！”……安娜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混乱和自我误导下一步步走到那节火车轮下的。托尔斯泰的这些具体入微而又真实细致的描写，真像是一部变态心理学的实验记录，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读者的心。实在是世界上最为高超的描写艺术。

此外，《安娜·卡列宁娜》中安娜儿子谢辽沙思念母亲的心理描写，奥勃隆斯基的妻子朵丽回忆自己少女生活的心理描写，科兹内舍夫和瓦莲卡在树林中散步时，两人欲言又止，终于好事难成的那段独特的恋爱心理的描写，……都写得极为真实而美妙。

强烈的对比是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特点。也许因为生活现象本身永远是在联系对比中展现的，所以对比便成为这位一向倡导“无技巧”的忠于现实的伟大生活描绘者的特长。《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本身便是一种重大的对比，其中又有着两条情节线索和几组人物与两对情人命运的对比；《复活》中有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对比，这些都深刻地揭露了现实的本质。即使在短短数百字的童话故事中，托尔斯泰也总是拿善恶、美丑、真伪来相互对比。《安娜·卡列宁娜》这部作品整个建立在一种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的对比中。在人物关系上，安娜和吉蒂对比，列文和伏伦斯基对比，伏伦斯基和卡列宁对比，列文、科兹内舍夫和尼古拉对比，伏伦斯基又和雅什文以及那位外国王子对比，安娜又和朵丽对比，吉蒂又和瓦莲卡对比……。在情节发展上，安娜和伏伦斯基的这一条线索不断地与列文和吉蒂的另一条线索交替出现，相互对比。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每一个人物都能够随时在一面镜子中见到自己，读者也可以更为突出鲜明地见到生活的实质和每一个人物里里外外的特征。



从对比入手，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托尔斯泰这一部伟大作品布局结构上的特点。《安娜·卡列宁娜》中的拱门式双线条对比结构（中间嵌上一个奥勃隆斯基作为“拱顶石”）是小说结构艺术的精品，而在这个拱门的两边，便陈列着两个互相对比着的人物集团和两条并列的情节线索。《安娜·卡列宁娜》的这种对比式结构在文学史上曾不止一次遭到攻击，当年俄国的一位批评家拉钦斯基、美国的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法国的文学评论家布尔热都曾经认为，《安娜·卡列宁娜》是一部结构很差或者说拼拼凑凑的作品，说它在艺术上是不成功的。他们说这部作品“没有建筑技巧”。这些批评都是不正确的。一百多年来这部作品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证明，托尔斯泰是成功的。对这些批评，托尔斯泰本人曾给以反驳，他不无自豪地说，他的《安娜·卡列宁娜》的这种结构是天衣无缝的。



没有细节就没有艺术，没有文学作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充分利用艺术细节，是每一个成功的作家创作中所共有的一个特点和奥秘。《安娜·卡列宁娜》中有关人物和环境、事件的细节描写值得我们在阅读时给以注意。卡列宁手指头的响声、奥勃隆斯基拍电报的习惯、朵丽去伏伦斯基和安娜家做客时内衣上的补丁、尼古拉的情妇身上那件成年不换的连衣裙，这些细节描写都深刻地展示了人物和环境的特征。财大气粗的伏伦斯基对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说话时，不由自主地要显得非常地谨慎而恭敬，因为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是一个知名的教授，伏伦斯基对他在精神上甘败下风；安娜到故事发展的后期忽然多了一个面部的表情：她说起话来往往要眯缝着眼睛，这是因为她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她变得有些玩世不恭，冷眼看一切事和一切人。这是生活带给她的创伤，也是作家有意对她失去以往那份真诚之心的一种谴责和否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对安娜一生最后时刻的许多细节描写。当她向那节火车车厢下扑去的时候，作家描写出